

长篇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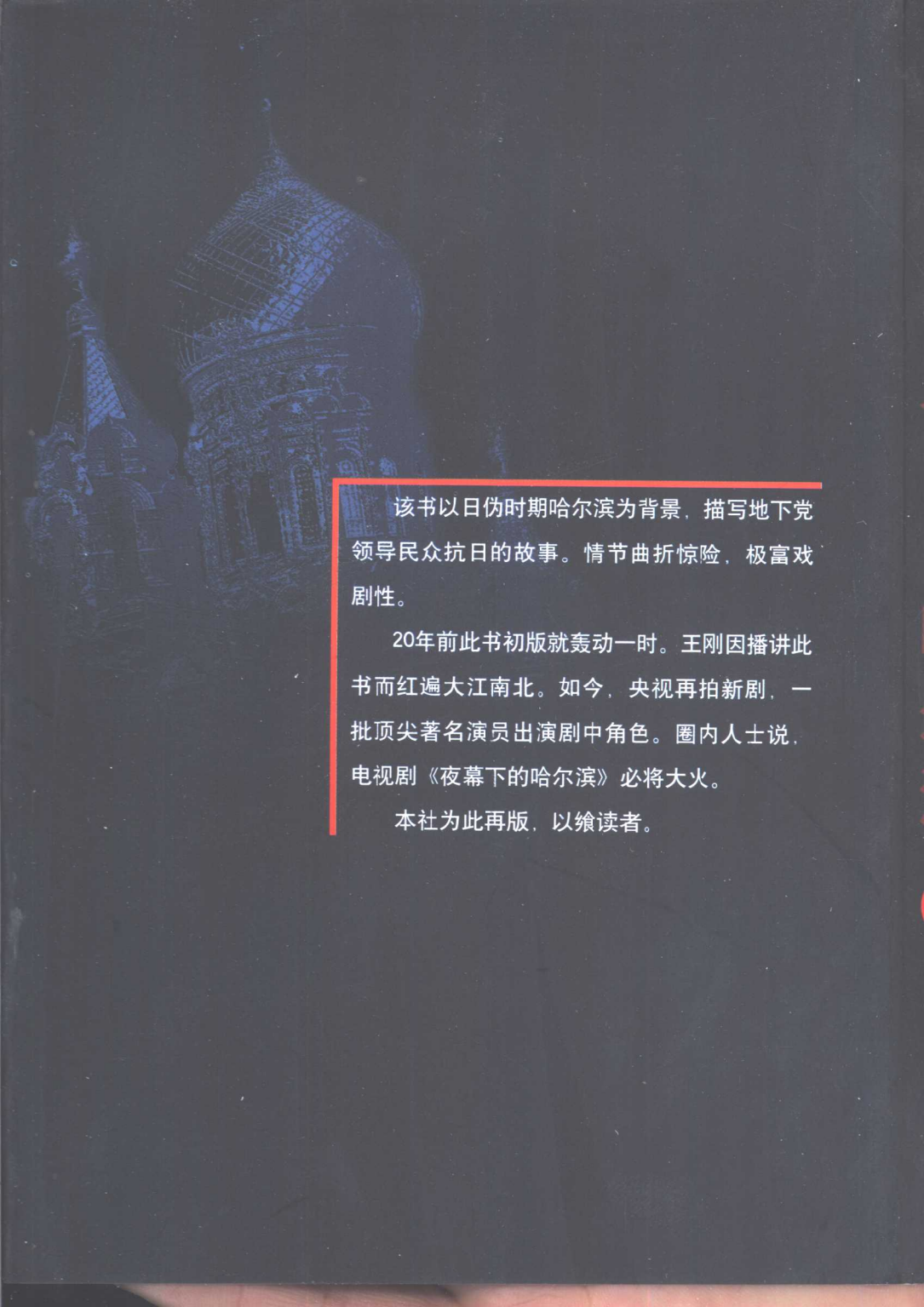
夜幕下的 哈尔滨

上

陈 珂著

YEMUXIA DE HAERBIN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该书以日伪时期哈尔滨为背景，描写地下党领导民众抗日的故事。情节曲折惊险，极富戏剧性。

20年前此书初版就轰动一时。王刚因播讲此书而红遍大江南北。如今，央视再拍新剧，一批顶尖著名演员出演剧中角色。圈内人士说，电视剧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必将大火。

本社为此再版，以飨读者。

长篇小说

夜幕下的 哈尔滨

下

陈 琦著

YEMUXIA DE HAERBIN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该书以日伪时期哈尔滨为背景，描写地下党领导民众抗日的故事。情节曲折惊险，极富戏剧性。

20年前此书初版就轰动一时。王刚因播讲此书而红遍大江南北。如今，央视再拍新剧，一批顶尖著名演员出演剧中角色。圈内人士说，电视剧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必将大火。

本社为此再版，以飨读者。

ISBN 7-5313-2442-3



9 787531 324423 >

ISBN 7-5313-2442-3/1 · 2147

定价：(上下册) 48.00元

长篇小说

夜幕下的 哈尔滨

陈 玓著



上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长篇小说

夜幕下的 哈尔滨

陈 玑著



下

© 陈 琦 20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幕下的哈尔滨 / 陈琦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2. 10

ISBN 7-5313-2442-3

I. 夜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4283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 × 203mm

印张: 30.75 插页: 2

字数: 716 千字

印数: 1—5000 册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邵文杨 顺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奇萍

定价: 48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责任编辑 郜文
杨顺
封面设计 耿志远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YEMUXIA DE HAERBIN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YEMUXIA DE HAERBIN





作者像

陈琦 1924年6月26日（农历）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，父亲是位当地颇有名气的中医。“彦人”这一常用笔名，显示出他对哺育自己的故土的深厚情愫。

1945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，写出了《忏悔》（哈尔滨青年剧团上演时改名为《双珠凤》）等多部话剧。1947年入哈尔滨大学戏剧音乐系学习，同年学校成立“哈大文工团”（1948年6月1日改为“东北文化教育工作队”此时他正式参加革命），先后被任命为创作组长、演出委员会主任，开始了专业创作。1954年响应“青年作者到工农兵中去落户”的号召，全家迁往鞍山，最初投入鞍钢建设工地体验生活，任第二炼钢工地党总支副书记，后被调入鞍山市文联，任秘书长、副主席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调入辽宁省作家协会，被选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，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。离休后为辽宁省作家协会顾问，国家一级作家。

在五十余载的创作生涯中，时间最长、写作最多的是剧本，其中不少在演出后都产生了影响，甚至引起了轰动。如话剧《友与敌》被收入东北文联的群众文艺丛书，在《东北日报》全文发表，后又改名为《朋友和敌人》由《剧本》月刊发表，作家出版社出版；参与创作的歌剧《立功》，曾进京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，特别是1964年与陈森共同创作的话剧《风华正茂》，演出后好评如潮，报纸整版发评论剧照，长影厂决定搬上银幕，然而一夜之间鲜花变毒草。陈琦受到了比1954年两出独幕讽刺喜剧《啼笑皆非》、《自作聪明》更为猛烈的批判。从此，在这之前几乎年年都有剧作问世的陈琦，被迫停笔，一停就是十四年，直到1978年才又拿起笔来，创作了全国百余剧团上演的讽刺喜剧《白卷先生》。在长期从事剧本创作的同时，偶尔一试的小说创作，竟大获成功，1959年出版的中篇小说《出路》，初版的四万五千册三个月便售罄。可厄运也从此开始，为此书遭到长达一年的批判。可以想见，如果不是这一次又一次的错批误判，在陈琦的戏剧、小说的创作目录上，决不止于目前这些，其成就肯定会超过今天。

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这部出版已近二十年的小说，是酝酿准备三十年才得以动笔、出版后两年内便印刷了近三十万册，并改编为电视剧。近闻中央电视台将再次改编为二十集之连续剧，可见这部小说在读者心中所占的位置。

早已年逾古稀的陈琦，仍在笔耕不止。

（宋加哲）



清明过去，谷雨快到了。可是哈尔滨的夜晚，还是凉风扑面，寒气袭人。已经抽出嫩芽的柳枝在北风中摇曳着。真让人担心，那经过严冬酷寒，朔风吹打，挣扎而出的嫩绿小叶，会再被这塞外风吹刮得枯萎回去。一九三四年哈尔滨的春天，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，竟来得这样迟缓。

夜越来越深了，热闹的哈尔滨站前，南来北往的人流早已断了线，通往道里、道外、南岗、马家沟的电车也没有几个乘客了。车站收票口前排列着出租的小汽车、马车和人力车，司机和车夫就好像吹了熄灯号后的寄宿学生一样，都在自己的车上闭起了双眼，只有列车进站的汽笛声，时时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。

正常的行人减少，行动鬼祟的特务就显露出来。他们就像裹在鱼群里的虾米一样，鱼群远去，留下的虾米就历历可数了。今天晚上，车站前这样乱蹦乱窜的“虾米”要比往日多。为什么呢？是发生了什么重大案件，抑或是遇上了传统的“节日”？都不是。原来报上早已公布：明晨五时三刻，新近登基的大“满洲帝国”皇帝陛下特别任命的黑龙江省参

事官、滨江警备司令部和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顾问玉旨雄一，由首都新京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滨。这家伙一身兼三职：军、警、政全包。名为参事、顾问，实际是执掌大权的太上皇。那些汉奸省长、警备司令、警察厅长，听起来官名比参事、顾问大得多，实际上，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戏人子一样，无论怎样蹦跳都是身不由己。现在小戏人子的提线人、操纵者就要到任。为保证这个侵略者的安全，哈尔滨的反动机器全部开动起来，宪兵、警察、特务在头一天就全部出动了。火车站自然是他们巡查、监视的重点。

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，夜风更凉了，赶火车的乘客都钻进了票房子，个别警察、特务也相跟着溜进了背风的地方。这时，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。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：黑帽子、黑衣服、黑袜子、黑鞋，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，真像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样。这两个年轻人脚步轻快，行动机灵，顺着墙根儿很快就走到离“建国纪念碑”不远的马路边上。两人一拉手，站住了。矮个的又拉高个的，他们便同时退身到墙旮旯里，抬头向眼前的“纪念碑”望去。那个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胜利的高大建筑物，才竣工不久，钢筋水泥的碑身夜晚看上去显得黑魑魑、阴沉沉。不知是由于修碑人的疏忽，还是由于匆忙建成，“纪念碑”旁竟没有照明设备，仅靠车站前和马路旁电灯的余光暗淡地投射到那里，使得它眼前的景物都变得影影绰绰不可捉摸了。

两个年轻人，经过仔细观察，确认“纪念碑”南面空无一人，马路两旁也没有人行走的时候，便互相一扯，轻手轻脚地向“纪念碑”走去。他们贴身在“纪念碑”上，定了定神，又往车站那一面移动，当他们刚转到拐角地方的时候，忽然听见碑那一面有人在急促地讲话。两人急忙收住脚步，

侧耳听去，一个被压低了的尖嗓子说：“不对，还有一份你没拿出来，你起坏心眼了，想独吞……”

又一个尖嗓子说：“我要起坏心眼子天打五雷轰，明天让‘狗子’抓去剁手指头……”

“可我明明看见你从那个醉鬼西服兜里……”

前一个尖嗓子刚说到这，后一个尖嗓子忽然嘘了一声说：“‘狗子’！快走！”

话音刚落，就从两个青年藏身的“纪念碑”拐角前面，嗖嗖蹿出两个瘦小的身形，哈着腰，一溜风似的钻进“纪念碑”西面小树林子里，一眨眼工夫就无影无踪了。

两个青年刚要再从拐角处探头看看，忽然从马路那边传来咯咯的皮鞋响，还夹杂着哗啦哗啦的铁器相撞声。两个青年一听，便知是挎洋刀的警察狗子来了，忙屏住呼吸紧紧地贴身在碑壁上。这时，一个细长的身影从碑北面走出来，直向小树林走去。小树林里静悄悄的。细长的警察站住脚，伸着脖子向前望着。警察站的地方，离那两个青年只有七八步远，一回身就会看见他们。两个青年这时十分紧张。他们倒不是怕被警察发现、搜查，他们浑身上下一没带武器，二没藏禁物，只是提了一铁桶红色快干“拉哈油”^❶，外带一把特号毛刷子。当这两样东西还未被使用的时候，谁也断定不了它会被派做什么用场。只有他们心里有数。但是他们还是怕被这些没事还要找事的敌人鹰犬按在爪下。盘问，搜查虽不要紧，但要带到他们的巢穴里，塞进黑屋子，关到明天欢迎他们主子的仪式过去再放出来，岂不误了大事！他们俩想到这里，就更加着急。矮个的一拉高个的，头向南边一歪，

❶ 快干“拉哈油”：为一种进口的高级油漆，凝聚力和渗透力都特别强，涂上后马上就干，油性也立即渗入附着物，不怕风吹雨打，多年不变。

示意要贴着碑身溜走。高个的忙用力攥住对方的手，示意他千万不要乱动。是呀，离得这么近，一动就可能把警察的视线吸引过来，就这样，两个人紧贴碑身坚持着。他们恨这个警察动作这样缓慢，好像被谁用定身法定在那里一样。实际上警察只站那儿观察了一两分钟。当他刚要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忽然远处火车一声长啸，接着只见收票口前车上的司机和车夫，一哄而起，拉人力车的抓起把手拥向收票口，赶马车的吆喝着牲口，向前移动着，小汽车也发动了马达。收票口前的电灯刷的一下全亮了。这时，那个细长身子的警察忙转过身，向收票口奔去。与此同时，一些躲在票房子里的宪兵、警察、特务也都钻了出来，向同一地方聚拢。和收票口前的热闹景象构成对比，“纪念碑”前静悄悄空荡荡的不见人影了。

“罗世诚，趁火车进站，赶快动手！”矮个的一边说着，一边拉着高个的罗世诚，就往碑北面转。转到了北面，罗世诚急将身子往下一蹲，对矮个的说：“肖光义，上！”

肖光义手提铁桶，嘴叼大毛刷子，一抬腿踏上罗世诚的肩膀，说了声“起！”罗世诚那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。没等罗世诚站稳，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“拉哈油”桶里，蘸饱了红油，高高举起右手，晃开臂膀，向“纪念碑”上奋力写去。

“肖光义，大点写，越大越好！”站在下面当人梯的罗世诚本来看不见上面写的字，这时却像看见了一样，低声地、不断地鼓励着肖光义。

“瞧好吧。”肖光义悄声说，“一出车站就能看得清清楚楚！……哎，往下蹲蹲，再蹲点……”

这时收票口那边人声嘈杂，下车的旅客开始往站外走。

“还有几个字？”罗世诚问。

“就完，剩下最后一个‘河’字了。”

小汽车的喇叭鸣叫着，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大。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，一口气写完了八个斗大的红字：“赶走日寇，还我山河！”现在正在画大惊叹号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鬼魂一样的家伙摸上来了！

这是警察厅特务科一个叫秦德林的便衣特务。他在车站蹲了半宿，越蹲越难熬，直觉肚子发空，浑身发冷，便溜进车站西南角一家叫欢乐园的有女招待的通宵酒馆里。他占了一个单间，要了二两烧酒，一盘芥菜肚，一盘酥鲫鱼。他一边喝着烧酒，一边和一个才来不久的女招待胡缠起来。二两烧酒进肚，又让续上二两。酒馆上上下下谁也不敢得罪这种人。年轻的女招待既缺少经验，又没办法，只得笑脸相赔，任他胡来。他喝呀，喝呀，喝得天旋地转，忽然一声火车汽笛长鸣，把他从酒乡中唤醒，伸手一看表，一点已过，这正是从满洲里开来的快车进站。他知道这是一趟途经几个抗日游击区，车上经常出现共产党传单和小册子的“特情”最多的列车。特务科长葛明礼对这趟车极为重视，有时还亲自前来查看。今天夜里更不同往常，可他……想到这里，吓出一身冷汗，一把推开紧靠在身上的女招待，恶狠狠地骂了句：“净他妈的发浪，你可误了我的大事！”

女招待险些被他推倒。她翘翘翘地靠在墙上，直愣愣地看着这个便衣特务。他再也不看女招待一眼，伸手抓起桌上的帽子，摸了摸挂在屁股后边的手枪，脚步踉跄地冲出门去。酒钱、菜钱竟连问也不问一声就蹿了。

秦德林出了酒馆，冷风一吹，稍觉清醒些。他举目向车站前边一看，糟糕！下车的人已经向外走了。收票口前边已经围满了他的同僚，那里面很可能就站着他的顶头上司葛明礼。他们俩虽说是多少年的老交情，可是到了节骨眼儿上，